

凡海河漫

三部曲之二

民生街

陈元魁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MIN
SHENG
JIE

民生街_上

陈元魁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生街/陈元魁著. —西宁:青海人民出版社,2008.6
ISBN 978-7-225-03194-1

I. 民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4514 号

民 生 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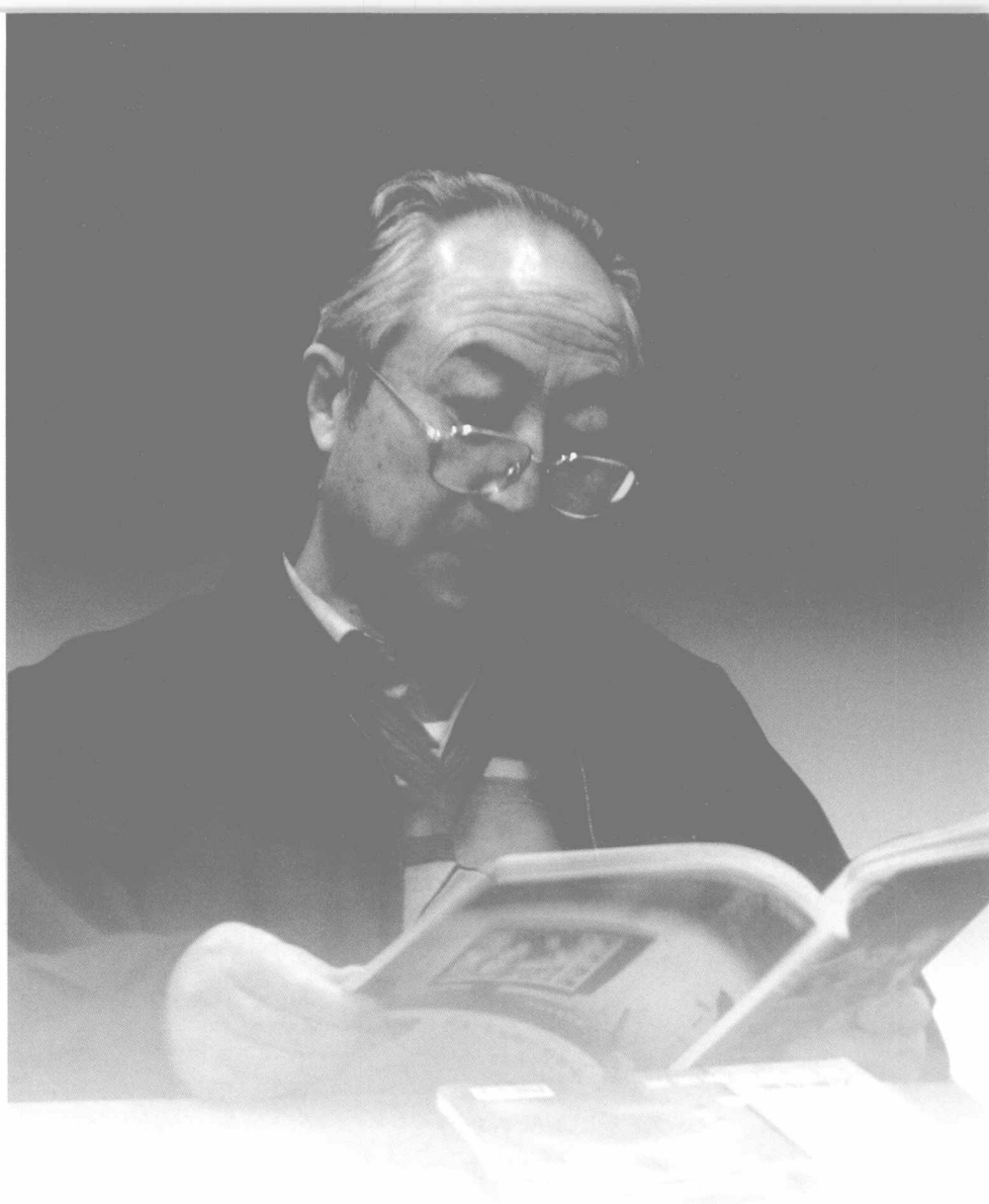
(上、下)

陈元魁 著

出 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 行：邮政编码810001 总编室(0971)6143426
发行部(0971)6143516 6123221
印 刷：青海地矿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720mm×960mm 1/16
印 张：43
字 数：680 千
插 页：1
版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：1-3 000 套
书 号：ISBN 978-7-225-03194-1
定 价：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作者近照

作者手稿

[illegible]

9.25 第一草 这一篇到^作这一年的年底，为中间
0.9.25 也，为中间这一年的年底。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引 言

成语云：国计民生。

国计：政治家的大政方略，强国富民。

民生：老百姓的夕餐晨饮，安枕乐居。

国计是高深的天，人众的期冀敬畏。

民生是阔远的地，生灵的归顺依存。

这高天阔地，造就了一条民生街。

1

西宁市里，民生街是条小街。昔年，民生街地处西南城角，城内几座叫得响的私家花园，花红柳绿地夹在街面与城墙之间，称得上城里一块幽雅净地。及后，砖包土城被时光淘澄进历史，西宁市日渐胖壮起来，壮壮阔阔地卧在河湟谷地，左手伸出小峡口，右手握住多巴镇，头枕大通老爷山，脚蹬湟中鲁沙尔。不起眼的民生街被三挤两挤成了城区心脏地带，与内城南北中轴的南大街，号称西宁小北京的天堂巷连成一体，成了省城居民、外埠游人频繁涉足的地域。

及今，西宁市的丰采日新月异，凭着傲踞高阔旷远的地理位置，青海省首府的尊贵身份，以及塔尔寺、青海湖、土族和撒拉族等旅游绝张品牌，在西部大开发格局中，与近的兰州、银川，远的西安、成都，更远的新疆、云南、西藏互为依托，遥相呼应，共乘改革开放的长风，同兴市场经济的巨

澜。那时时开走的火车，日日飞来的班机，送走的，何止高原大陆的蓝天白云、豪情壮歌；收进的，岂限江南沿海的小桥流水、海鲜椰果。共和国的棋盘上，西宁市这枚棋子，有了卧槽马、当头车、隔山炮的气势。这市里市外，无论绕城高速路上鱼贯的车流，开发区里高耸的塔吊；也无论滨河路上戏嬉的稚童，会议中心喧哗的掌声，哪一样不连着天南、不接着地北？

这天南地北的大交汇中，来自澳大利亚，在青海大学哲学系留学的女青年瑞莉，以社区文化传承为母题，老龄化社会群体在现阶段的生存情状为子题，开展了一次社会调查。市里新建的康乐、金牛、宁信、湟乐等新型社区被瑞莉排除，唯独对民生街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调查中得知，这条命名民生的小街，昔年称作衙门街。瑞莉兴味陡增。从昔年的府台衙门所在地演变为今日的民生街，顾名思义，其中有多少是非曲直青红皂白可供探索？

外籍学生非官方的社会调查，被国家安全部门限制而中途夭折。民生街却因此在媒体和民众眼中敏感起来。

步行商街，西宁市并非民生街一条。城东区的为民巷，城西区的商业巷，城北区的建设巷，都有人气。比起民生街，却少了一种内容。什么内容？就是长年累月形成于人们心目中的那个认识习惯。这个习惯的基础是民生街开了西宁市个体市场的先河。如今，个体经营的“星星之火”已燃遍全市，私营企业商户的数量规模，远非当年民生街里几十个个体摊位可比。然而民生街最初形成的商气，并没在这种大规模的扩散转移中散失。它把人们特别是中下收入群体的视线和购物热情订牢在民生街。几乎是出于习惯，三教九流的芸芸众生，哪一个不有意无意地到民生街走一走，有事无事地来民生街看一看？像那些馋嘴的大姑娘小媳妇，隔三岔五直奔天堂巷吃一份麻辣烫，喝一碗豆腐脑，吃饱喝足，餐巾纸抹嘴，花手绢擦手，望一望水果摊上的芒果荔枝开心果，瞅一瞅小吃店里的锅贴麻花油炸糕，因为口袋里还有几个闲钱，心里还涌动一些余兴，便自然而然拐入民生街，继续观看挂在墙上的衣裳，摆在路旁的皮鞋……那甜蜜的恋友，缠绵的情侣，新婚的夫妇，在大十字商场选购了时尚新装、品牌皮鞋、新潮化妆品，心满意足走出来，觉得还有点多余的时间，零碎的小钱，足可以在小市场买一双廉价袜子，选几条减价手绢，也就自然而然甩着秀发扭着腰胯进入民生街。加上一条民权街，热热闹闹地搭在民生街中腰；一条丰生巷，光光鲜鲜地吊住民生街肩

头，去那里买了床单被罩枕头套的远乡近郊的村姑农妇，买了蓝大褂黑雨鞋白线手套的打工仔外来妹，也逍遥达达地转入民生街，想吃的找那爱吃的吃，想看的寻那好看的看，而后出东口乘3路公交车远去城南区，或者返穿天堂巷去西门十字乘车东去西往……

如果把傲踞市内黄金地段，上规模上档次的超市商厦专卖店比作“阳春白雪”，专为白领服务，那么民生街市场无疑就是“下里巴人”。因了它具备的平民氛围，聚散的货物品种繁杂，价格低廉，切合百姓的消费需求，这里的繁华是乱纷纷的繁华，这里的凌乱是活活泼泼的凌乱。说它凌乱，卖衣裳的，把衣裳支在店铺门外，横支竖支随心所欲；卖衬衣皮鞋童装皮带毛线的，把货摊架在街边，架高架低不考虑美观，不讲究整齐。更有卖麻团烤红薯炸土豆的，把推车停在路中……步入这样的商街，人心就简单起来，平常起来。民生街两边的住户，清晨外出上班，傍晚收工回家，早早晚晚被街道上浓厚的商业气息浸染，日日夜夜听着喧嚣的市声，自觉成了这商街中不可或缺的一员，即便不做生意，也有了不少的生意头脑，经商的心机，一个个变得精明起来。

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个多云天，流经天宇的薄云缓慢忧郁。漏出云隙的阳光，用淡黄的低热抚摸西门十字街口高拔的楼厦，公交车站吞吐乘客的大轿中巴。二十世纪最后一天，把莫名的失落和兴奋混合着注入西宁市市民心灵，在旧梦和新梦的变化中辨别和整理凌乱的心思。

下午四点起风了。无定向的乱风，从林立楼宇的间隙中拂掠着街面行人，扫卷起滨河改造工地的浮尘，扬起街上的残破纸头、彩色小食品包装、轻薄的或白或绿或红的塑料袋，在行人脚前卷飞，贴着道牙旋转。

车流交错，鸣笛急迫，眯眼偏头躲着风沙的路人步履匆匆。

民生街中端，“三印一砚斋”的两扇玻璃门已经关闭。这座经营名人字画古玩金石文房四宝的单间小店及早关门，是为堵挡随风卷扬肆虐的沙尘。这是个不设门头匾额，玻璃门扇上不做任何标记的小店，店主刘方常年在店堂内食宿，顾客多是熟人。趁兴抑或急用，夜半敲门也能索及笔墨字画，关门不等于歇业。

右邻的箱包店，左邻的童装店，牛仔装店，绒线店和专营婚纱礼服的店铺，起风后相继拉下卷闸门走人。独剩“三印一砚斋”亮着灯光。

刘方把案桌上散放的笔砚印油章料之类的小物件归拢在电视机后面，空出电视机前的桌面，摆上准备好的六样下酒凉菜。这案桌长两米四，宽一米二，铺上垫毡，是他写字书案；卷了垫毡，是他的饭桌。一台21吋彩电放在案桌靠墙一头，围着电视机的，全是插着时令鲜花或绢花的瓶瓶罐罐。

刘方拿起遥控器，浙江、湖南、四川、山西、安徽、湖北……连续换了六个地方台，满天下是对新世纪的贺词赞礼。换回二套的文化专题，放下遥控器。

望着案上六味冷盘，刘方心想，预约的四人都来，一瓶酒不够喝。扭头望一眼，街对面小卖部里灯色衬着人影。从挂在架阁一角的外衣摸出十元，推门出店，不及走进小卖店，店主梁金寿已从货架取一瓶二花青粮佳酿放在柜台上，“一瓶？”

“店里有一瓶，要来四个朋友，不够喝，看这会的阵势，都关门走人了，得准备一瓶。”把十元拍在柜台上。

梁金寿的笑里隐着为难，“这次批发的二花青粮佳酿涨了五角。”

“我只拿了十元，下次给你十一元。”

梁金寿把酒瓶放在刘方手上，“我见你的朋友，多数提着酒来。”

“那我也得准备，不能店里的臭虱——吃客。”捧酒走出小卖店，一眼看见有人趁他买酒钻进店里翻动架上东西，顿时紧张起来。

原来是挚友东方灵，“你好大意，不怕小偷摸进来取走一样东西？”

“我在街对面小买店，谁敢趁虚而入？”

“可你进门前的神色，分明把我当贼了。”

刘方把酒放在桌上，边拆封边说：“今天表现不错，准时来了。”

“可我就得走。”东方灵拎起放在货架下的塑料袋，“两瓶酒算我陪罪，等来老楚老秦你们喝。”

“啥事非得今晚去！”失意显在刘方脸上。

“单位召开迎接新世纪联欢晚会，强调不许缺席。”东方灵是单位工会干部，负责音响设备。

说了几句话，喝下六盅酒，东方灵走了。

过了五点半，不见楚良、秦明到来。风小了，除了两个拣垃圾的，几乎成了空街。着急的刘方决定打电话催一催。

楚良家没人。秦明接电话先致谦，后声明摄影界有个聚会，会后去会议中心拍摄迎接新千年文艺演出盛况。最后叫刘方喝好，但别喝醉，免得世纪更替那一刻迷里迷糊错过世纪交接的钟声。

刘方无奈多于失意。

锁住店门，寻看能否有一两个叫来同饮的熟人。有一家卖童装的店门开着，但店堂空着。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坐在地上整理拣拾的鞋盒子、饮料罐。街口的娱乐城挂了两个瓜型纱灯，红彤彤的。摇滚乐铿铿锵锵地喷出门外。两个穿着紧身衣裤，松糕鞋的女青年，两个染了头发的男青年挤成一堆说笑，按摇滚强劲的音乐节奏扭胯跺脚。

在街口站了几分钟，不见一个熟人。刘方回头西行。心想走到街西头寻不见熟人就返回店里，空了的肚子至少装进一半凉菜，再吃半盘东坡肉。零点开喝下一斤不成问题。

与天堂巷交接的路口，一堆人大吵特吵。热闹处少看，打架处少站。刘方想绕过人堆回店，发现人们为一个小孩争吵，这小孩不是别人，竟是尤中生！

刘方分开众人，挡住推搡着斥责尤中生的中年人，板着脸说：“你这人好没道理！一个孩子，能冲犯你什么，这样对待？”

围观的见刘方护住小孩，嚷叫变成了低声议论。推搡尤中生的中年人质问刘方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不是他什么人。”刘方继续严肃着，“他是这条街上住家的学生，怎么，我不该管？”

围观人中，有的指责中年人不该对小孩子使蛮。帮中年人说话的是路口卖油炸糕的摊主，说：“这小孩人不大，鬼不小！竟敢愚弄大人，这般缺教养的孩子，得给他点颜色看。”

小孩愚弄大人？众人的好奇心陡增，要中年人说明原由。

中年人瞪眼看着小孩，欲说不能说地犹豫着，而后对刘方说：“回去叫他的家长问他，那些没正经的话是谁教给他的，还用来骗吃！看大家脸上，我饶他一次。”挤出人群去小吃摊继续吃他的油炸糕。

刘方拉住尤中生回店。尤中生的家在民生街中段九号院。父母离异判归父亲抚养，做服装生意的父亲尤世雄管顾不周，小学五年级常在街上游荡。

一次拣拾别人遗落的苹果，刘方看他可怜，买两个烧饼给他充饥。至今已是初中一年级学生，十二岁。

进店，见案桌上摆放着凉菜，尤中生咽着涎水。刘方叫尤中生搬凳子坐在案边，严肃着眉眼说：“你对那人说了什么？原原本本地说给我听，说了叫你吃菜。”

尤中生眼里闪着慌迫，“我肚子饿了，想跟他要一个油炸糕。”

“不对！你要不说实话，将后别来我这儿。”

尤中生的眼仁滑来滑去，间或望一下桌上的菜。

“你今天没去上学？”

“去了，下午老师召集部分家长召开迎接新世纪联谊座谈会，放假了。”

“为啥不回家写作业去？”

“爸爸去温州进货，给我留的钱花完了，肚子饿，出来寻点吃的。”

“要油炸糕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见他是八号院里的，就对他说：‘伯伯，你是八号院里的，我认识你。’他说：‘你怎么知道？’我说我是九号院里的，肚子饿了，给我一个油炸糕吧。他说：‘不好好上学当混混，饿肚子活该。’我说我的成绩在班里是前十名，他说：‘你吹牛！前十名的学生都是家长的宝贝，会上街讨吃？你真学得好，给我出一道题，难住我，就给你两个油炸糕。’我问：‘数学题还是语文题。’他说：‘随便。’我就问他：‘什么是阴道？什么是食道？’他说：‘这是什么题？’我说：‘你不是说随便吗？这是意外题。’他想了想说：‘食道是人的消化器官，食物进嘴经过食道进入胃里，人人都有。阴道只有女人才有，是她们生孩子的通道。’我说：‘你答错了，这是我们老师点名用的常用语：应到多少，实到多少。’他一听，就骂我，说我小小年纪愚弄他。”

刘方忍不住笑了，“你从哪儿学来这没正经的话？”

“学校里当笑话传着，哪个学生不知道？”

“说这种话骗吃，不但该骂，还该打，将后听了这样的话不许再对人说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尤中生操筷子要吃菜。刘方说：“先别吃，你说你学习好，我出道谜语，考考你，千家万户瞳瞳日，打一成语，谜底是什么？”

尤中生眼仁骨碌两下，“无所不晓，对不对？”见刘方笑眯眯点头，又

说：“我也出个谜语你猜，‘欲穷千里目’，打一学校用语，是什么？”

刘方想了想，说：“升级。”心里就承认，如今的学生，比他上中学时节聪明多了，也复杂多了，拿筷子递给尤中生，“吃！”

一小时后，刘方盯着尤中生走进九号院，用铁勾勾住卷闸门把拉下半截。路灯亮了，街上更显得空静。街南边几座临街住宅楼上，多数窗户亮了灯，橙红、湖蓝、奶黄、浅咖啡色窗帘透着宁静和温馨。刘方心里既充实又空洞，说不清因什么充实因什么空洞。这种感觉纠缠他多年了。他弓腰从卷闸门下钻进店堂。除了睡觉时，他关卷闸门都要留下一尺高低的缝隙，便于通风。

店堂后边隔出三分之一，做他的卧室兼伙房。火炉架在隔间门内侧。他把煮了羊肉的小锅挪到炉盘一角，把酒倒入搪瓷茶杯，放炉盖上加温。青粮佳酿加热喝，是他多年的习惯。赴亲友婚丧嫁娶的宴席，东家也得设法供给他热酒。

凉菜已被尤中生吞吃了一半，卤猪杂只剩几片猪肝，一块有毛的耳根。刘方把事先炖好的东坡肉瓷罐放在炉盖上，坐在案桌边一杯酒一口肉地独自消受。淡淡的孤寂抵消不了酒肉给他的快感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，他的店堂里，有笔墨纸砚给他作伴，情调古色古香。又有电视机，把天下事显在眼前，比古人好多了。酒、肉、电视里的美女，一个老百姓，还能奢望什么？兴之所致，展纸挥毫泼墨，心里块垒去得淋漓。民生街认识他的，都羡慕他年过花甲仍然面色红润精神饱满。有人讨他养生诀窍，他笑答：心宽自然体胖。

热酒穿肠过，情绪有了高度。刘方调台寻看好节目，四套简明新闻报道：被3名劫机分子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上的155名人质三十一日安全抵达新德里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表示，政府用三名极端分子交换155名人质是惟一的选择。放下酒杯摁一下摇控器，辽宁综艺节目，介绍各国欢度元旦的不同习俗。印度有些地方，过元旦要相抱大哭，认为元旦开始，岁月易逝，人生短暂，只能用哭来表示感叹。刘方心里说，这样过节不如不过。巴基斯坦人在元旦当天，手拿红粉跑出家门，向别人道喜将红粉涂在对方额上。刘方笑了，这时刻如有挚友同他喝酒，他定要涂上胭脂跳一阵的。阿根廷人元旦要沐浴，水是最圣洁的，人们成群结队到江河洗“新年浴”，洗去

身上一切污垢。刘方心里说：这个习俗好！但要有条件，西宁市的居民元旦去河里洗浴，十有八九会冻死，想着，喝下一杯热酒。

咚！一声拔地冲空的巨响，卷闸门被震得哗哗摇响。第二声在刘方钻出卷闸门的时刻震响，街面被映照得花里胡哨。《为民早报》登了消息，今晚的礼花施放点在凤凰山。民生街邻近凤凰山，这炮火好似从街中央家属院后冲天而起，声厉色艳。那向夜空喷射的火树银花、紫金绿玉、游龙飞凤，看得刘方心花怒放，意柳狂摆。急忙钻进店堂，撤下案桌上的杯碗盘盏，抹净桌面，铺上毡垫，展开三尺虎皮洒金宣纸，三折裁成斗方。笔架上取下长峰，润笔吃墨。一时，墨香四溢，笔力透纸，如痴如醉间写下两个魏笔大字：千禧。意犹未尽，在五尺整张上写了“新世纪”三个大字。退坐火炉边，呷一口热茶，吞两盅烫酒。时值己卯岁尽，卯将去，辰即来，何不乘兴写它几个玉兔，几个金龙？趁一腔豪气，借满腹酒兴，一口气写下正、草、隶、篆四张玉兔，四幅金龙。奋笔泼墨间汇集文思，淋漓才情，构撰出一首即兴词来：卜算子·兔变龙：

枯坡溪流浅，低涧新草薄，三窟枉为小天地，翘首蟾宫好。

好天知风云，风云催龙啸，兴风作浪今是谁，梦里龙门高。

已到交夜，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电视里，中华世纪坛上二十一响钟鸣。酒酣意尽的刘方洗笔收墨，关死卷闸门铺床安睡。刚要脱衣上床，卷闸门被人急急拍响。

“谁？”亮堂堂走进新世纪，他没关店堂的灯。灯光从卷闸门下漏出去，巡街的联防队员会敲门提醒住户留意灯火安全。但联防队员敲门不会这么急迫。谁？他的问话多了几分警觉。

“刘老师，是我，田成功，深更半夜打搅了，我父亲来没来这里？”

七分醉意让刘方的反应稍显迟钝，怔一下才说：“哦！你是田寿的老大儿子吧！你等着，我开门。”穿了外衣拉起卷闸门，门外立着神情疑虑的田成功。

“你父亲不见了？”

“到现在没有回家，我以为在你这儿喝酒。没来你这儿，会去哪儿？”田成功扶着自行车望着刘方，似要他做出判断。

“你父亲几时出去的？”

“在我家吃了晚饭，说出去走一走，看完焰火就回老三家去。他这半年在老三家吃住。吃饭喝了几盅酒，我怕他走路不稳，叫姑娘女婿陪他去西门十字口看焰火，他不要姑娘女婿做伴，说看完焰火把他送到老三家，田英两口得绕多少路？又说他不聋不瞎，走不错路。焰火九点半就放完了，刚才老三打电话，问阿大住在我家还是回他家去，我们才知道阿大还没回去。想了半天，以为在你这儿喝醉了。”

“没去老二家看看？”

“打电话问了，没去。”叹了一口气，推着自行车欲走不走地犹豫着。

“估计是路上遇了熟人，叫走了。依我说，你这样没头绪地找，越找越上火。你进来，我倒杯茶，你缓着想一想，可能去哪个亲戚家。想好了再去找。要不，回家去，等天亮再说。七十几岁的老人，能去哪儿！”刘方宽慰着，却暗自疑心是否被车撞了。

田成功听从刘方劝告，紧贴门扇支好自行车，走进店来。刘方倒杯茶叫他喝。田成功眼瞅着案上案下写好的字，“这些字都是今晚上写的？”

“兴头上来，胡乱抹了几张，只当消遣。”

“你们消遣出来的东西，明日就是钱。”俯身提起一张隶书兔字细看一阵，又提起一张行书龙字欣赏起来。

“你要喜欢，拿一张去，做新千年纪念。”

田成功左看右看选了一张行书龙字，“明年是龙年，我装裱挂在家里，讨个吉祥平安。”仔细卷起来，又用一张报纸卷包在外面，“像这样一张字，你要卖的话，多少钱？”

“书画作品，卖的是喜爱，给多给少由人，你要觉得这样拿走心里不踏实，改日买两瓶酒来，我准备几个下酒菜，你我好好地喝一场。”

田成功告辞，骑车在附近几条街转了一圈。娱乐中心门口灯火辉煌，一溜停着十几辆等候载客的出租车。发廊、茶屋门口的彩灯红迷迷蓝荧荧地闪着。没有醉卧街头和东摇西晃的行人。

“找到没有？”等待的孔秀不等田成功把钥匙从锁孔中抽出就问道。

田成功摇摇头。疑虑弄乏了他的心，懒得说话。

“刚才，半小时前，打来了一个神秘电话。”孔秀接住丈夫脱下的外衣说。

田成功紧张起来，“神秘电话？”

“电话铃响了，我心想是你找到了阿大，给我通知一声，拿起话筒喂了一声，没声音，我又喂了一声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”

田成功望着电话机怔了一阵，竖起的心又平卧下来。寻不见父亲，他跟老婆都过敏了。元旦前夜，新世纪元旦前夜，人们互相致意祝福，难免拨错一个号码。“睡吧。鬼知道跑哪去了，天亮后不回来，再说。”刚把牙膏挤上牙刷，电话铃响了，田成功下意识看一眼墙上挂钟，凌晨二点差十分。

他示意孔秀接，孔秀示意让他接。他手里拿着牙刷走过去提起话筒，“大哥吗？我是老三，寻见阿大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田成功的声音由于气恼而生硬。“刚才有个电话打到家里，我以为你打来的，接了。对方不说话就挂了。我担心是你打电话线路中断，打电话问问你。”

心烦意乱的田成功不等老三说完就撂下话筒，却又后悔没跟老三分析一下情况。显然不是偶然打错的电话，“问题严重了。”他不禁说了这么一句。医院、公安局、交警队，混淆在思维中，绞紧了他的神经。

“会不会，被人绑架了？”孔秀惶惑不已。

“绑架？绑架一个老头？”一个终生在社会底层靠劳动养活一家人，穷困一辈子的工厂看门人，被人绑架岂不成了笑话？可这先后打到他家和老三家的电话又该如何解释？

田成功跌坐沙发上，“别人都高高兴兴过节，迎接新千年，我们家这是怎么啦？”

孔秀嘟囔开了，“都怪你，非要把阿大叫过来吃年夜饭！吃饭就吃饭，你又给老爷子喝酒，七十好几的人喝酒把不住，明知喝了酒走路不稳当，不安静在家睡下，非要去看焰火，又不叫姑娘女婿作伴，这不是成心……”

田成功把鼓鼓的眼仁对准孔秀，“有完没完？”老婆的抱怨令他心烦，但都是事实。如果没有这些前提，哪会有这烦人的结果。他估计，如果电话真与父亲有关，一定还会打进来。“你去睡吧，我再等等，会不会再来电话。”

田成功估计得不差，孔秀走进卧室不到十分钟，电话铃响了。田成功提起话筒手有点抖，“喂！谁呀？”

几秒钟的停顿后，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老大，我遇了点麻烦，需要三百元钱，你快给我送来。”

“麻烦？什么麻烦？”

“电话不好说，快把钱送来，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送到哪儿？”

又停顿了几秒，“送到万通街来。”

“万通街？你……你去万通街做什么？”田成功的语气尖锐起来，“把具体地点说清楚！”

“我也说不清，快把钱送来。”挂了电话。

田成功明白了七八分。万通街被人们私下称为西宁市的红灯区。有些吃软饭的混混，爱下作的二流子们时常深更半夜劫持孤单行人。老爷子被这些混混们劫持，身上没钱，只好往家里打电话。可老爷子跑万通街做什么去了？

田成功把身上的钱尽数搜罗出来，不足一百元。这种事，他真不想让老婆知道，但老婆手里有点钱，推门走进卧室，见孔秀合衣靠着被垛坐着，没关灯。

“把你今日借来的三百元先给我，我有急用。”

“这三百是我替兄弟借的，兄弟说好明日来取。”

“啰嗦啥！先给我，明日我想法还你。”

“那你得给我说清楚，深更半夜要钱，老爷子出事了？”

“老爷子被自行车撞了，在医院查病花了几百，要我送去。”

“被自行车撞伤，查病的钱该由骑自行车的人掏，为啥要我们送钱。”

情急之下撒谎出了破绽，田成功只得继续撒谎：“骑车人是个穷光蛋，身上没一分钱。”

孔秀疑惑着把三百元交给田成功：“骑车人没钱就算啦？万一撞死了呢？他也不管？我得跟你去，不能这样便宜了他。”

田成功一把夺了钱，转身就走。孔秀取一件呢子外套跟出来，田成功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就别添乱了！”

“老爷子被人撞伤在医院，我不该去看看？不让我去，你们爷俩捣什么鬼？”

田成功没心情也没时间理会，摔门走出来，到地下室煤房推出自行车，孔秀从厨房窗口往下喊：“打的去！深更半夜骑车不安全。”

恼归恼，急归急，孔秀的话给田成功提了个醒，仰头对孔秀说：“我走后，一小时不回来，就给派出所打电话。”

“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什么？”

“就说我去万通街寻人，没回来。”

假进新世纪怀抱的西宁市睡得正香，五彩的梦从形形色色的灯光中透射出来。街上绝少行人，只有红色的夏利出租车在街上快速驶过。不眠的城市精灵，在昼夜营业的那些门户中向外透露着神秘的信息。

骑入万通街，田成功放慢速度，往有灯光的地方寻望，骑出另一端街口，又折回来。终于，一个发廊门口站立的女子对他招手道：“过来，到这儿来。”

田成功陡然恐慌起来，夹杂着莫名的难为情，闹不清这招唤与父亲有关还是节外生枝。他捏闸停车，一脚踩住道牙不下车，万一不妙可以及时蹬车走人。那女子走上前来问：“是不是找一个老头？在我们发廊，你进来吧。”扭头往回走，丢下一股劣质香粉的气味。

田成功问自己：该不是圈套？凭女子“是不是找一个老头”的问话，纵然是圈套，父亲已在套里，做儿子的，岂能临场逃离。不入鸡窝，焉得老子！

把车靠在门外，进门见父亲蜷坐在门侧的沙发一角，眼睛望着对面墙镜上端，等待判决的表情。两个青眼红唇的年轻女子各坐一把靠背椅，一个吐着烟圈，一个打着哈欠。田成功气不打一处来，冷里加热酸了一句：“你艳福不浅呐！”下意识看看两个女人，又对父亲说：“知道自己身上没钱，还敢往这里面钻。”

田寿不说话，也不看儿子，只把一只翘硬的耳朵对着儿子。田成功有点纳闷，凌晨人们容易犯困，连这俩女子都显着疲蔫，七十几岁的父亲却看上去神气十足。问女子：“他叫你们做了什么？”

“按摩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百五。”大约觉得这数字有趣，吸烟女子笑了。

田成功离这一行太远，不知行情。但时下饭后茶余人们闲聊大多涉及这